





無名天地之  
始人心未發  
之中子肉固  
能泰合卓吾  
可謂知味

李氏焚書卷四

雜述

子由解老序

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人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弃也道之於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於彼而顧可弃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真飢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飢凍困





好  
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撤案而後問曰豈稻粱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於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飢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不作稻粱想不作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歎使予之於道若今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專治老子而時獲子由老子解讀之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稱最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

奧宋儒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以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真機而後能得之也

高同知獎勸序

高係土官父祖作逆

予嘗語高子曰我國家統一寰宇澤流區內威



惟國初姚恭  
有世氣骨

制六合不務廣地而地自廣蓋秦皇所不能臣漢武所不能服者悉入版圖矣若干羽之格東漸西被朔南暨及以今視之奚啻千百邪然此人能言之矣吾且言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與子楊厲之可乎夫滇南迤西流土並建文教敷洽二百餘年矣蓋上採前王封建之盛制下不失後王郡縣之良規者也夫前有封建其德厚矣而制未周後有郡縣其制美矣而德未厚惟是我朝上下古今俯仰六王囊括并包倫制兼盡功德盛隆誠自

生民以來之聖之所未有也故予謂若我聖朝卜世卜年豈特丕若有夏勿替有殷且兼成周有道之長衍漢唐宋無疆之曆萬億斯年未有艾矣此豈直爲小臣祝願之私哉其根本盛者其枝葉無窮理固然耳爾高氏之先吾不知其詳矣自爲內臣以來我

高皇帝憐其來歸而不忍遷之也則使之仍有土之業因其助順而不忍絕之也則使之與於世及之典又念其先世曾有功德於民而吾兵初不血



漢之田橫唐  
之鮮卑等皆  
未有得金爵  
土者

刃也則授以大夫之秩以延其子孫而隆其眷夫  
當混一廓清之日摧枯拉朽之際謀臣猛將屯集  
如雲設使守漢唐之故事或因其來歸也而待以  
不處可若何或因其效順也而遂遷之內地使不  
得食其故土之毛可若何雖其先或有功德而沒  
世勿論也其又若之何故吾以謂我祖宗之恩  
德至厚也且今之來此而爲郡守州正縣令者豈  
易也哉彼其讀書曾破萬卷胸中兵甲亦且數十  
萬積累勤矣苟萬分一中選亦必遲回郎署十餘

暢

年跋涉山川萬餘里視子之爵不甚加而親戚墳  
墓則遠矣然猶日惶惶焉以不得稱厥職是懼一  
有愆尤卽論斥隨之與編戶等矣其來遠其去速  
其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如此回視吾子安步  
而行乘馬而馳足不下堂階而終身逸樂累世富  
貴不絕未嘗稽顙闕廷而子孫秩爵與流官埒是  
可不知其故乎且夫汗馬之功臣其殊勲懋伐載  
在盟府尚矣乃其後嗣不類或以驕奢毀敗雖有  
八議不少假借外之衛所其先世非與於拔城陷



陣之勲則未易以千戶賞况萬戶乎今其存者無幾矣幸而存非射命中力搏虎則不得以破格調其平日非敬禮君子愛恤單人則不可以久安亦既岌岌矣惟土官不然若有細誤輒與蓋覆若有微勞輒恐後時郡守言之監司監司言之臺院而賞格下矣夫同一臣子同一世官也乃今以郡守則不得比以衛所世官則不得比以功臣之子孫則又不得比其故何哉蓋功臣之子孫恐其恃功而驕也則難制矣故其法不得不詳非故薄之也

若郡守則節制此者也非大賢不可衛所世官則擁衛此者也非强有力知禮義亦不可故宜其責之備耳夫有擁衛以防其蔓有節制以杜其始則無事矣故吾子得以安意肆志焉以世受有爵之榮是其可不知恩乎知恩則思報思報則能謹守禮而重犯法將與我國家相爲終始無有窮時其何幸如之予既與高子時時作是語已今年春巡按劉公直指鉄驄大敞羣吏乃高子亦與獎賞然則高子豈不亦賢哉高子年幼質美深沉有智



循循雅飭有儒生之風焉其務世其家以求克蓋  
前人者尤可嘉也於戲予既直書獎語懸之高門  
以為高氏光寵矣因同官之請又仍次前語以賀  
之其尚知恩報恩以無弃予言無負於我國家可  
也

送鄭大姚序

昔者曹參以三尺劍佐漢祖平天下及為齊相九  
年而齊國安集嚴助謂汲長孺任職居官無以踰  
人至出為東海而東海大治今觀其所以治齊治

大姚小邑鄭  
既不屑為之  
肯無事生事  
耶卓吾有激  
于中迺不禁

揄揚之過溢  
蓋七同病相  
怜者

東海者實大不然史稱汲黯戇性倨少禮初授為  
滎陽令不受耻之後為東海病臥閨閣內歲餘不  
出參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吏舍日飲歌呼參聞之  
亦取酒張坐飲歌呼與相應和此豈有軌轍蹊徑  
哉要何與於治而能令郡國以理也語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以予所  
聞則二子者將不免以其不正之身肆於民上不  
莊不正得罪名教甚矣而卒為漢名相古之社稷  
臣者何也豈其所以致理者或自有在彼一切觀



美之具有不屑歟抑苟可以成治於此有不計與  
將民寔自治無容別有治之之方歟是故恬焉以  
嬉遨焉以遊而民自理也夫黃帝遠矣雖老子之  
學亦槩乎其未之聞也豈二子者或別有黃老之  
術未可以其畔於吾之教而非詆之與吾聞至道  
無爲至治無聲至教無言雖賜也亦自謂不可得  
聞矣豈其於此實未有聞而遂不知求之繩墨之  
外也予甚疑焉而未敢以告人屬鄭君爲大姚令  
乃以予平昔之所疑者質之夫夫姚滇下邑也僻

小而陋吾知君久矣其不受也觀君魁然其容充  
然其氣洞然不設城府其與上大夫言如對羣吏  
處大庭如在燕私偃倨似汲黯酣暢似曹參此豈  
儒者耳目所嘗睹記哉君獨神色自若飲噉不輟  
醉後耳熱或歌詩作大字以自娛陶陶然若不以  
邑事爲意而邑中亦自無事嗟夫君豈亦學黃老  
而有得者邪抑天資冥契與道合真不自知其至  
於斯也不然將憇儒者竊笑而共指之矣而寧能  
遽爾也邪吾與君相聚二載餘矣亦知君之爲人



矣。今其歸也，其有不得者乎？夫淵明辭彭澤而賦歸去，採菊東籬，有深意矣。刺史王弘，一旦二十千，擲付酒家，可遂謂世無若人焉。一知陶令之賢乎？阮嗣宗曠達，不仕，聞步兵厨有酒，求爲校尉。君旣耻爲令矣，縱有步兵之達，莫可告語。况望有知而大用君者，亦惟有歸去而已。行李蕭條，童僕無權，直云窮矣，能無慟乎？如君作達，皆可勿恤也。君第行，吾爲君屈指而數之。計過家之期，正菊花之候，飲而無資，當必有白衣送酒。如賢刺史王公者，能

令君一醉爾也。

李中丞奏議序

代作

傳曰：識時務者，在於俊傑。夫時務亦易識耳，何以獨許俊傑爲也？且夫俊傑之生，世不常有，而事之當務，則一時不無。若必待俊傑而後識，則世之所謂時務，皆非時務者歟？抑俊傑之所識者，必俊傑而後識，非俊傑則終不能識歟？吾是以知時務之大也。奏議者，議一時之務，而奏之朝廷，行之邦國，斷斷乎不容以時刻緩焉者也。奏議多矣，而唐獨

善言時務善  
言奏議善言  
罷賈陸蘇善  
言李中丞



稱陸宣公者則以此公之學有本其於人情物理靡不周知其言詞溫厚和平深得告君之體使人讀其言便自心開目明惟恐其言之易盡也則真所謂奏議矣然亦不過德宗皇帝時一時之務耳蓋德宗皇帝時既多艱又好以猜忌爲聰明故公宛曲及之長短疾徐務中其肯綮以達乎膏肓直欲窮之於其受病之處蠹弊之源令人主讀之不覺不知入其中而不怒則奏議之最也若非德宗之時則又烏用此哉漢有鼂賈鼂錯有論賈誼有

策今觀誼之策如改正朔易服色早輔教等皆依倣周官而言之此但可與俗儒道安可向孝文神聖之主談也然三表五餌之策推恩分王之策以梁爲齊趙吳楚之邊割淮南諸國以益梁而分王其子梁地二千餘里卒之滅七國者梁王力也孰謂洛陽年少通達國體識時知務如此哉至今讀其書猶想見其爲人欲不謂之千古之俊傑不可得矣若錯之論兵事與夫募民徙邊屯田塞下削平七國等皆一時急務千載石畫未可以成敗論



時密忽起萬頃烟波

人妄生褒貶也。蓋時者如鷺鳥之趨時，務者如易子之交務，稍緩其時，不知其務，則殆。孰謂時務可易言哉！其勢非天下之俊傑，固不能以識此矣。宋人議論太多，雖謂之無奏議可也。然蘇文忠公實推陸忠宣奏議矣。今觀其上皇帝諸書，與其他奏議，真忠肝義膽，讀之自然慟哭流涕，又不待以痛哭流涕自言也。然亦在坡公時當務之急耳。過此而徽欽則無用矣。亦猶晁賈之言，只可對文景武三帝道耳。過此則時非其時，又易其務，不中用也。

予讀先賢奏議，其所以尚論之者如此。今得中丞李公奏議讀之，雖未知其於晁賈何如，然陸敬輿蘇子瞻不能過也。故因書昔日之言，以請教公公。其信不妄否？如不妄，則願載之末簡。

張橫渠易說序

代作

橫渠先生與學者論易久矣。後見二程論易，乃謂其弟子曰：二程深明易道，吾不如。勇徹臯比變易而從之，其勇也如此。吾謂先生卽此是易矣。晉人論易每括之以三言，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易。

句千鈞



簡一易也。又曰：不易乎世，是不易一易也。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是變易又一易也。至簡故易，不易故深，變易故神。雖曰三言其實一理，深則無有不神，神則無有不易矣。先生變易之速，易如反掌，何其神乎？故吾謂先生卽此是易矣。作易說序。

李中溪告文

公從幼嗜學，到老不倦，人無微而不收，言無誕而不錄。誕言靡信，公意彌篤。蓋衆川合流，務欲以成

其大。土石竝砌，務欲以實其堅。是故大智若愚焉。耳公之向道，其篤也如此。平生祿入盡歸梵宮，交際問遺，總資貧乞。六度所稱，布施忍辱精進者，公誠有之。李贄曰：公個儻非常人也。某見其人，又聞其語矣。

世廟時，駕幸承天，公爲荊州。惟時有司不能承宣德意，以致緯夫走渴，疫歿無數。公先期市藥材，煮參著，令置水次，役無病者。後築堤障江，人感公爭出力。至于今，賴焉。夫其所市藥費，不過四五百金。



耳而令全活者以萬計。又卒致其力築堤爲荆人  
世世賴公之仁心。蓋若此矣。公初第由翰林出爲  
縣令。又由侍御史復出爲郡守。蓋慈祥愷悌。雖于  
人無不愛。然其剛毅正直之氣。終不可以非法屈  
撓。故未四十而挂冠。以老。又能以其餘年肆力於  
問學。勇猛堅固。轉不退輪。爲海內賢豪驅先。非常  
人明矣。予等或見而知。或聞而慕。今其歿矣。云誰  
之依。地阻官羈。生芻曷致。爲位而告魂。其聽之。且  
予等與公同道。爲朋生時。何須識面。同氣相應。來

慷慨淋漓

時自遍十方。惟願我公照臨法會。降此華山。鍾鼓  
齊鳴。儼然其間。富貴榮名。無謂可樂。此但請客時  
一場筵席耳。薄暮則散去矣。生平滿百。未足爲壽。  
以今視昔。誠然一呼吸之間也。平昔文章。咸謂過  
人。不知愚者得之。徒增口業。智者比之。好音過耳。  
達人大觀。視之猶土苴也。有子萬事足。俗有是言  
也。不曰楊子雲法言白長慶樂天人。至于今傳乎。  
使待嗣而後傳。則古今有子者。何限也。須知孔子  
不以孔鯉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



則公可以撫掌大笑矣。勿謂道家法力勝禪家道家固不能離道而爲法也。勿謂服食長生可冀。公固不灰矣。何用長生乎。勿謂灌頂賜神可出。公固精神在天矣。又何用勞神求出乎。公但直信本心。勿顧影。勿疑形。則道力固自在也。法力固自在也。神力亦自在也。再致我公爲我傳語。李維明。維明者。白下人名。逢陽。別號翰峯。仕爲禮部郎。於贄爲同曹友。於沆爲同年友。皆同道雅相愛慕者。故并設位。俾得與公會云。

祭無祀文

代作

竊以生而爲人。不得所依。則不免凍餒而疾病作。是故聖帝明王。知而重之。仁人君子。見而矜之。于是設養濟之院。建義社之倉。以至鄰里鄉黨之相。賙車馬。輕裘之共。敝皆聖帝明王所謂。煢獨之哀。仁人君子之所以周急也。而後四海始免怨號之夫矣。而豈徒然也哉。灰而爲鬼。不得所依。則誰爲享奠而疫癘作。是故聖帝明王哀而普度。仁人君子憐而設饗。于是乎上元必祭。中元必祭。以至清

徒哀孰獨求  
此典便非無  
謂



明之節霜降之夕無不有祭蓋  
太祖高皇帝之所諄切更列聖而不敢替者又  
不獨古聖昔王相循已也而後天下始無幽愁之  
鬼矣而豈無謂也哉何也聖帝明王與仁人君子  
皆神人之主也不有主將何所控訴乎又何以諧  
神人而協上帝通幽明而承天休也生人之無依  
者又是何等若文王所稱四民其大槩也死人之  
無依者又是何等若我

太祖高皇帝所錄死亡至詳悉也是故京則祭以

上卿郡則祭以大夫邑則祭以百里之侯至于鄉  
祭里祭村祭社祭以及十家之都咸皆有祭而唯  
官祭則必以城隍之神主之前此一日本官先行  
牒告臨期詣壇躬請祭畢乃敢送神以歸而後妥  
焉此豈無義而聖人爲之哉此豈諂黷於無祀之  
鬼空費牲幣以享無用而

太祖高皇帝肯爲之哉今茲萬曆丁酉之清明是  
夕也自京國郡國以至窮鄉下里莫敢不欽依  
令典相隨赴壇而祭或設位而祭矣况我沁水坪



上仁人君子比屋可封生人無依尚仰衣食鬼苟  
乏祀能不望祭乎所恨羈守一官重違鄉井幸茲  
讀禮先廬念焄蒿之悽愴因思親以及親爲位北  
郭請僧諷經自今夕始矣凡百無主鬼神有飯一  
飽無痛乏宗有錢分授無爭人我是所願也抑予  
更有說焉凡爲人必思出苦更於苦中求樂凡爲  
鬼必愁鬼趣更於趣中望生乃可若但得飽便足  
得錢便歡則志在錢飽耳何時得離此苦趣邪醉  
飽有時幽愁長在吾甚爲諸鬼慮之竊聞阿彌陀

詩上如雨論  
爲寔上有鬼

經等金剛經等諸佛真言等衆僧爲爾宣言再三  
再四皆欲爾等度脫鬼倫卽生人天或趣佛乘或  
皈西方者誠可聽也非但欲爾等一飽已也又聞  
地藏王菩薩發願欲代一切地獄衆生之苦此夕  
隨緣在會有語須聽又聞面然大士統領三千大  
千神鬼與爾等相依日久非不欲盡數超拔爾等  
第亦無奈爾等自家不肯何耳今爾等日夜守着  
大士瞻仰地藏菩薩可謂最得所主矣幸時時  
聽其開導毋終沉迷則我此壇場其爲諸鬼成聖



他人無此一  
段激切便俱  
見話矣

成○賢○生○人○生○天○之○場○大○非○偶○也○若○是○則○不○但○我○坪  
上○以○及○四○境○之○無○祀○者○所○當○敬○聽○卽○我○宗○親○并○內  
外○姻○親○諸○凡○有○人○奉○祀○者○亦○當○聽○信○予○言○必○求○早  
早○度○脫○也○雖○有○祀○與○無○祀○不○同○有○嗣○與○無○嗣○不○同  
然○無○嗣○者○呼○爲○無○祀○之○鬼○有○嗣○者○亦○呼○爲○有○祀○之  
鬼○總○不○出○鬼○域○耳○總○皆○鬼○也○我○願○一○聽○此○言○也○我  
若○狂○言○無○稽○而○然○大○士○必○罰○我○地○藏○王○菩○薩○必  
罰○我○諸○佛○諸○大○聖○衆○必○罰○我○諸○古○昔○聖○君○賢  
相○仁○人○君○子○必○罰○我○兼○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以及 列聖皆當罰  
我矣不敢不敢不虛不虛謹告

篁山碑文 代作

篁山菴在江西饒州德興縣介萬山中其來舊矣  
而人莫知山有靈氣唐元和間有張庵孫者脩真  
得道於此迨勝國至元里人胡一真又於此山脩  
真得道云相傳至今山蓋有二真人焉嗣後山缺  
住持庵院幾廢失今不修將不免爲瓦礫之場矣  
一興一廢理固常然旣廢復興寧獨無待此僧真



空之所爲作也。真空少脩戒律，行遊京師，從興聖禪師說戒。比還故里，纔到舟次，忽感異夢，彷彿然若見觀音大士，指引入篁山脩行者，歸而問人，人莫曉也。真空遂發願，願此生必見大士，乃已。撥草窮源，尋至其地，果見大士儼然在於廢院之中。真空不覺進前拜禮，伏地大哭。於是復矢心誓天，務畢此生之力，修整舊刹，復還故物，苦行齋心，戒律愈厲。居民長者感其至誠，協贊募化；小者輸木石，大者供糧米，未及數年，而庵院鼎新，聖像金燦，朝鍾

實功德

暮鼓，燈火熒煌，非但大士出現，僧衆有飯，且與山陬埜叟、岩畔樵夫，同依佛日，獲大光明，向之悶然莫曉其處者，今日共登道場，皆得同遊於淨土矣。向非真空嚴持有素，則大士必不肯見夢以相招，又非發願勤渠，禮拜誠篤，則居民又安肯捐身割愛，以成就此大事乎？固知僧律之所係者重也。佛說六波羅蜜，以布施爲第一，持戒爲第二，真空之所以能勸脩者，戒也。衆居士之所以布施者，爲其能持戒也。真空守其第二，以獲其第一，而衆居士

第二波羅蜜  
說是第一波  
羅蜜此特接  
引衆生耳



出其第一以成其第二可知持戒固重而布施尤重也布施者比持戒爲益重所謂青於藍也衆居士可以踊躍讚嘆同登極樂之鄉矣千千萬萬劫寧復是此等鄉里之常人耶持戒者寧爲第二而使世人盡居第一布施波羅蜜極樂道場所謂青出於藍也僧真空雖居衆人後實居衆人前蓋引人以皈西方其功德益無比也予是以益爲真空喜也向兩真人已去今戒真人復繼之千餘年間成三真人然戒真人念佛勤皈依切定生西方無

疑宅日如見向者兩真人幸一招之母使其或迷於小道則戒真人之功德益溥矣茲因其不遠數千里乞言京師欲將勒石以記予以此得與西方之緣戒真人見今度予也予其可以不記乎若其中隨力散財之多寡隨分出力之廣狹興工於某年月訖工於某時日殿宇之宏敞僧房之幽邃以至齋堂厨舍井竈之散處其中最肯協贊之僧衆最肯竭力之檀越各細書名實於碑之陰矣

自贊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迂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昔子貢問夫子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贊劉諧

劉諧名稱其寔

有一道學高屐大履長袖濶帶綱常之冠人倫之衣拾紙墨之一二竊唇脂之三四自謂真仲尼之徒焉時遇劉諧劉諧者聰明士見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然紙燭而行也其人嘿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聞而善曰斯言也簡而當約而有餘可以破疑網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蓋雖出於一肯調笑之語然



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書黃安二上人手冊

出家者終不顧家若出家而復顧家則不必出家矣出家為何為求出世也出世則與世隔故能成出世事出家則與家絕故乃稱真出家兒今觀釋迦佛豈不是見身為淨飯王之子轉身即居轉輪聖王之位乎其為富貴人家孰與比也內有耶輸女之賢為之妻又有羅睺羅之聰明為之兒一旦弃去入窮山忍饑凍何為而自苦乃爾也為求出

儒參三才釋  
淨六根出家  
在家之分也  
然非六根清  
淨亦不能三  
才並立矣卓  
吾祭前人未  
有之論為今  
人另開一乾  
坤只恐迷人  
出家沒增一  
障

世之事也出世方能度世夫此世間人猶欲度之使成佛况至親父母妻兒哉故釋迦成道而諸人同證妙樂其視保守一家之人何如耶人謂佛氏戒貪我謂佛乃真大貪者唯所貪者大故能一刀兩斷不貪戀人世之樂也非但釋迦即孔子亦然孔子之於鯉歿也久矣是孔子未嘗為子牽也鯉未歿而鯉之母已卒是孔子亦未嘗為妻繫也三桓薦之而孔子不仕非人不用孔子乃孔子自不欲用也視富貴如浮雲唯與三千七十游行四方



西至晉南走楚日夜皇皇以求出世知已。是雖名  
爲在家實終身出家者矣。故予謂釋迦佛辭家出  
家者也。孔夫子在家出家者也。非誕也。今吾自視  
聰明力量既遠不逮二老矣。而欲以悠悠之念證  
佛祖大事。多見其不自量也。上人又何爲而遠來  
乎。所幸雙親歸土。妻宜人黃氏又亡。雖有一女嫁  
與莊純夫。純夫亦是肯向前努力者。今黃安二上  
人來此。欲以求出世大事。予何以告之。第爲書釋  
迦事。又因其從幼業儒。復書孔子生平事。以爲譬

欲其知往古勉將來以不負此初志而已也。

征途與共後語

弱侯之言。蓋爲未得謂得者發耳。若方子及猶爲  
勇往之時。豈宜以此言進之哉。然吾聞學者未得  
謂得真不少也。則卽進之以此言亦宜。夫世間功  
名富貴最易埋没人。予老矣。死在旦夕。猶不免近  
名之累。况當熱鬧之場。擦粉塗額以悅于人。而肯  
究心生死。視人世繁華極樂。以爲極苦。不容加乎  
其身。予又安所求于世也。蓋生死念頭。尚未萌動。



故世間參禪學道之夫亦只如此而止矣。則有鼻孔遼天者亦足竒也。我願弱侯勿太責之備也。姑置勿論。且摘弱侯叙中語以與侯商。何如。侯謂聲音之道可與禪通似矣。而引伯牙以爲證。謂古不必圖譜。今不必碩師。傲然遂自信者。適足以爲笑。則予實不然之。夫伯牙於成連可謂得師矣。按圖指授可謂有譜有法有古有今矣。伯牙何以終不得也。且使成連而果以圖譜碩師爲必不可已。則宜窮日夜以教之。操何必移之海濱無人之境。寂

寞不見之地。直與世之矇者等。則又烏用成連先生爲也。此道又何與於海而必之於海。然後可得也。尤足怪矣。蓋成連有成連之音。雖成連不能授之於弟子。伯牙有伯牙之音。雖伯牙不能必得之於成連。所謂音在於是。偶觸而卽得者。不可以學人爲也。矇者唯未嘗學。故觸之卽矣。伯牙唯學。故至于無所觸。而後爲妙也。設伯牙不至于海。設至海而成連先生猶與之偕。亦終不能得矣。唯至於絕海之濱。空洞之野。渺無人跡。而後向之圖譜無

是上一乘語



存指授無所。碩師無見。凡昔之一切可得而傳者。今皆不可復得矣。故乃自得之也。此其道蓋出于絲桐之表。指授之外者。而又烏用成連先生爲邪。然則學道者可知矣。明有所不見。一見影而知。渠聰有所不聞。一擊竹而成。偈大都皆然。何獨矇師之與伯牙邪。吾願子及如矇師弱侯。如居海上者。于是焉敬以書其後。而題曰征途與共。以歸之。與共者。與共學也。子及以純父爲可與。故征途日與之共學。倘真可與共。則願并以此語與之可。

批下學上達語

學以求達。此語甚不當。旣說離下學無上達。則卽學卽達。卽下卽上。更無有求達之理矣。而復曰求達何邪。然下學自是下學。上達自是上達。若卽下學便以爲上達。亦不可也。而乃曰學以求達。是果卽下學以求達邪。抑別有求達之學邪。若卽學求達。當如前語。若別有求達之學。則剜肉作瘡。尤爲掘苗之甚矣。故程伯子曰。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曰便是。則是卽學卽達也。然又曰。人須是識其



真心夫真心不可以識識而可以學求乎不可以  
學求則又是離學而後有達也故謂學以求達者  
非也離學者亦非卽學者亦非然則夫子何自而  
上達乎此顏子所以終身苦孔之達矣不曰卽學  
卽達不曰離學而達亦不曰學以求達而但曰下  
學而上達何其意圓語圓令人心領神會而自默  
識於言意之中也今觀洒掃應對雖下愚之人亦  
能之唯不能達乎其上是以謂之下學也是以謂  
之百姓也是以謂之鄙夫也是以謂之凡民也是

以謂之但可使由也至于精義入神則自然上達  
矣上達則爲聰明聖智達天德之人矣是以謂之  
曰形而上也謂之曰可以語上也謂之曰君子上  
達也雖顏子大賢猶曰未達一間曰其殆庶幾況  
它人哉則夫子之自謂莫我知自謂唯天知者信  
痛悼之極矣蓋世之學者不是日用而不知則便  
是見之爲仁智而能上達者其誰也夫學至上達  
雖聖人有所不知而凡民又可使知之乎故曰吾  
有知乎哉雖聖人有所不能而凡民又可使能之



乎故曰民鮮能久矣民之所以鮮能者以中庸之  
不可能也非弃之也然則下學者聖凡之所同夫  
凡民既與聖人同其學矣則謂滿街皆是聖人何  
不可也上達者聖人之所獨則凡見之為仁知與  
日用而不知者總是不達則總是凡民明矣然則  
自顏子而下皆凡民也可畏也夫先聖雖欲不嘸  
嘆于由賜之前可得邪

書方伯雨冊葉

楞嚴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者是何物此身

究竟不壞  
在非究竟不  
壞重是名榜  
嚴

非究竟不壞也敗則歸土矣此心非究竟不壞也  
散則如風矣聲名非究竟不壞也天地數終乾坤  
易位古聖昔賢載籍無存矣名於何有聲於何寄  
乎切須記取此一着子何物是堅固何年當究竟  
究竟堅固不壞是真實語是虛謬語是誑人語是  
不誑人語若誑人是佛自誑也安能誑人千萬參  
取

讀若無寄母書

若無母是若

若無母書云我一年老一年八歲守你你既捨我



無師是卓吾  
師是滄園老  
人師

透悟

出家也罷而今又要遠去你師當日出家亦待終  
了父母纔出家去你今要遠去等我死了還不遲  
若無答云近處住一毫也不曾替得母親母云三  
病兩痛自是方便我自不欠掛你你也安心亦不  
欠掛我兩不欠掛彼此俱安安處就是靜處如何  
只要遠去以求靜邪況秦蘇哥從買寺與你以來  
待你亦不薄你想道情我想世情世情過得就是  
道情莫說我年老就你二小孩子亦當看顧它你  
師昔日出家遇荒年也顧兒子必是它心打不過

透悟

纔如此做設使不顧使它流落不肖爲人笑耻當  
此之時你要脩靜果動心邪不動心邪若不動心  
未有此理若要動心又怕人笑又只隱忍過日似  
此不管而不動心與今管它而動心孰真孰假孰  
優孰劣如此看來今時管他迹若動心然中心安  
安妥妥却是不動心若不管他迹若不動然中心  
隱隱痛痛却是動心你試密查你心安得他好就  
是常住就是金剛如何只聽人言只聽人言不查  
你心就是被境轉了被境轉了就是你不曾安心



處。你到不去住心地。只要去住境地。吾恐龍潭不靜。要住金剛。金剛不靜。更住何處。那。你終日要講道。我今日與你講心。你若不信。又且證之。你師如果。在境。當任金剛。如果在心。當不必遠去矣。你心不靜。莫說到金剛。縱到海外。益不靜也。卓吾子讀而感曰。恭喜家有聖母。膝下有真佛。夙夜有心師。所矢皆海潮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顛撲不可破。回視我輩。傍人隔靴搔痒之言。不中理也。又如說。食示人。安能飽人。徒令傍人又笑傍人。而自不知耻。

也。反思向者。與公數紙。皆是虛張聲勢。恐嚇愚人。與真情實意。何關乎。乞速投之水火。無令聖母看見。說我平生。盡是說道理。害人去也。又願若無張挂爾聖母所示一紙。時時令念佛學道人觀看。則人人皆曉然。去念真佛。不肯念假佛矣。能念真佛。卽是真彌陀。縱然不念一句彌陀佛。阿彌陀佛。亦必接引。何也。念佛者。必脩行。孝則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豈阿彌陀亦少孝行之佛乎。決無是理也。我以念假佛。而求見阿彌陀佛。彼佛當



初亦念何佛而成阿彌陀佛乎必定亦只是尋常  
孝慈之人而已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動人自  
然令人痛哭想若無必然與我同也未嘗聞母此  
言而不痛哭者也

耿楚空先生傳

先生諱定理字子庸別號楚空諸學士所稱八先  
生是也諸學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  
而此稱楚空先生傳何也夫傳者所以傳也先生  
初不待傳而此復爲傳以傳之又何也蓋先生初

便可想見

不待傳而予實不容不爲先生傳者按先生有德  
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無官是不欲官其才  
也不耀德斯成大德矣不用才始稱真才矣人又  
烏能爲先生傳乎且先生始終以學道爲事者也  
雖學道人亦不見其有學道之處故終日口不論  
道然目擊而道斯存也所謂雖不濕衣時時有潤  
者也莊純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一  
湛一本不知學而好虛名故去之最後得一切平  
實之旨於太湖復能收視返聽得黑漆無入無門



之旨於心隱。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復疑也。唯世人莫可告語者。故遂終身不談。唯與吾兄天臺先生講論于家庭之間而已。故亦遂以天臺爲師。天臺亦自謂吾之問學。雖有所契。然賴吾八弟之力爲多。子庸曾問天臺云。學庸語孟。雖同是論學之書。未審何語最切。天臺云。聖人人倫之至。一語最切。子庸謂終不若未發之中之一言也。予當時聞之。似若兩件然者。夫人倫之至。卽未發之中。苟不知未發之中。則又安能至乎。蓋道至于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歲壬申。楚空遊白下。予時懵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然無言。但問予曰。學貴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予皆驟應之曰。自以爲是。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爲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空遂大笑而別。蓋深喜予之終可入道也。予自是而後。思念楚空不置。又以未得見天臺爲恨。丁丑入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



抵黃安見楚空并睹天臺便有弃官留住之意楚空見予蕭然勸予復入予乃留吾女并吾婿莊純夫于黃安而因與之約曰待吾三年滿收拾得正四品祿俸歸來爲居食計卽與先生同登斯岸矣楚空牢記吾言教戒純夫學道甚緊吾女吾婿天臺先生亦一以已女已婿視之矣嗟嗟予敢一日而忘天臺之恩乎既三年予果來歸奈之何聚首未數載天臺卽有內召楚空亦遂終天也既已戚戚無權而天臺先生亦終守定人倫之至一語

在心時時恐予有遺弃之病予亦守定未發之中一言恐天臺或未窺物始未察倫物之原故徃來論辯未有休時遂成扞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誘我衷使予舍去未發之中而天臺亦遂頓忘人倫之至乃知學問之道兩相舍則兩相從兩相守則兩相病勢固然也兩舍則兩忘兩忘則渾然一體無復事矣予是以不避老不畏寒直走黃安會天臺于山中天臺聞予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豈偶然邪然使楚空先生而在則片言可以折獄



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予十有餘年彼此不化而後乃覺邪設使未十年而予遂死予終可以不化邪予終可以不與天臺合邪故至次日遂同其子汝念徃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予旣痛九原之不可作故特爲此傳而連書三紙以貽之第一紙以呈天臺志予喜也第二紙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生之墳志予恨也第三紙特寄子健于京志予喜而且恨恨而又喜也蓋子健推愛兄之心以及我可謂無所不至矣故爲傳傳予

意以告先生云

三大士像議

觀世音像高一尺四寸文殊像高一尺二寸面俱向南而意思實昔昔照觀世音獨普賢像高一尺二寸面正向如觀世音然而跌坐磐石則如文殊普賢與文殊二大菩薩所坐石崖比觀世音坐俱稍下三四寸俱相去一尺九寸羅漢等像俱高六七寸有行立起伏不同觀音坐出石崖一尺三寸文殊普賢坐出石崖一尺一寸別有玲瓏山石覆

卓吾自評絕世之談



罩其頂俱出崖三尺四寸直至橫斷崖遂止高處  
直頂穿山穴石崖自東來至正中亦遂止觀世音  
旁有善財執花奉獻崖又稍斷復起一陡崖轉向  
正中坐坐文殊師利又自西斜向東連生兩崖一  
崖建塔一崖坐普賢卽此三坐上方迢遞逶迤或  
隱或現或續或絕俱峻險古怪則羅漢等往來其  
間用心如意塑出用上好顏料粧成卽有賞不則  
明告佛菩薩卽汝罰也時有衆僧共見曰崖上菩  
薩法身莫太小麼和尚曰只有山藏人未有人句

妙相的々不  
遠

山後菩薩像出和尚立視良久教處士曰三大士  
總名菩薩用處亦各不同觀音表慈須面帶慈容  
有憐憫衆生沒在苦海之意文殊表智凡事以智  
爲先智最初生如少兒然而面可悅澤豐滿若喜慰  
無盡者普賢表行須有辛勤之色恰似諸行未能  
滿足其願若知此意則菩薩真身自然出現可使  
往來瞻仰者頓發菩提心矣豈不大有功德哉不  
但爾也卽女平生塑像以來一切欺天誑人之罪  
皆得銷殞矣時有一僧對曰也要他先必有求懺



菩薩乘無驢  
黃若認驢黃  
是菩薩菩薩  
六驢黃矣吽

悔之心乃可和尚呵之曰此等腐話再不須道處  
士金姓眇一目視瞻不甚便而心實平穩可教像  
之面目有些平整和尚每見卽歎以爲好豈非  
以其人乎抑所歎在驢黃之外也衆僧實不知故  
因和尚歸方丈卽指令改正和尚大叫曰叫女不  
必改如何又添改也金處士牙顫手搖卽答云非  
某甲意諸人教戒某也林時亦在傍代啟和尚曰  
比如菩薩鼻不對嘴面不端正亦可不改正乎和  
尚忻然笑曰爾等怎解此箇道理爾試定睛一看

當時未改動時何等神氣何等精采但有神則自  
活動便是善像佛菩薩者矣何必添補令好看也  
好看是形世間庸俗人也活動是神出世間菩薩  
乘也好看者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今之假名道學  
是也活動者真意實心自能照物非可以肉眼取  
也適居士楊定見攜寶石至和尚呼侍者取水淨  
洗因置一莖艸於淨几之上取石吸艸以辨真不  
蓋必真乃可以安佛菩薩面頂肉髻也乃石竟不  
吸艸和尚乃覺曰寶石不吸腐艸磁石不引曲鍼



又帶情激

自古記之矣。快取一莖新艸來投之。一投卽吸。和尚喜甚曰。石果真矣。此非我喜真也。佛是一團真者。故世有真人。然後知有真佛。有真佛。故自然愛此真人也。唯真識真。唯真逼真。唯真念真。宜哉。然則不但佛愛此真石。我亦愛此真石也。不但我愛此真石。卽此一粒真石。亦倦倦欲人知其爲真。而不欲人以腐艸誣之。以爲不真也。使此真石遇腐人。投腐艸。不知其性。則此石雖真。畢竟歿于腐人之手。決矣。佛像菩薩。坯胎已就。處士長跪合掌而

真寔羨却在  
真屎中妙甚  
此洞心駭目  
之言拖腸截  
體之教

言曰。請和尚看安五臟。和尚笑曰。且住。我且問爾。爾曾留有後門。不若無門。卽有腹臟屎從何出。所以你們愚頑。未達古人立像之意。古人立像。以衆生心散亂。欲使之覩佛。皈依耳。佛之心肝五臟。非佛罔知。豈是爾等做得出也。且夫世之塑神者。必安五臟。穿七孔。何也。爲求其靈而應也。庶幾祈福得福。祈免禍得免禍也。此世人塑神事神之本意也。若我與諸佛菩薩。則不然。若我以諸佛菩薩爲心。則吾心靈衆僧。若以諸佛菩薩爲心。則衆僧心



靈借佛菩薩像以時時考驗自己心靈不靈而已。靈則生不靈則死是佛菩薩之腹臟常在吾也。處士又曰某日開光須用活鷄一隻刺血點目睛和尚曰我這裏佛自解放光不似世上一等魍魎匠魍魎僧巧立名色誑人錢財也爾且去用心粧出令一切人見之無不生渴仰心頓捨深重恩愛苦海立地欲求安樂解脫大光明彼岸卽爾塑事畢矣我願亦畢矣無多言再無多言故至今未安五臟未開光然雖未開光而佛光重重照耀衆僧見

之無不渴仰至五月五日和尚閒步廊下見粧嚴諸佛菩薩及韋馱尊者像歎曰只這一塊泥巴塑佛成佛塑菩薩成菩薩塑尊者成尊者欲威則威欲慈則慈種種變化成就俱可孰知人爲萬物之靈反不如一泥巴土塊乎任爾千言萬語千勸萬諭非聾卽啞不聽之矣果然哉人之不如一土木也懷林時侍和尚請曰和尚以人爲土人聞之必怒以土比人人聞之必以爲太過今乃反以人爲不如土木則其以和尚爲胡說亂道又當何如也



然其實真不如也。非太過之論也。記得和尚曾歎人之不如狗矣。謂狗終身不肯背主人也。又讀孫堅義馬傳。曾歎人之不如馬矣。以馬猶知報恩。而人則反面無情。不可信也。今又謂人更土木之不如。則凡有情之禽獸無情之土木。皆在人上者。然則天亦何故而生人乎。噫。此非爾所知也。人之下者禽獸。土木不若固也。人之上者。且將咸若禽獸。生長草木。又豈禽獸草木可得同乎。我爲下。下人說不爲上。上人說林復請曰。上下亦何常之有。記

得六祖大師有云。下下人有上上智。有上上智。則雖下亦上。上上人有沒意智。沒意智。則雖上亦下。上下之位。固無定也。噫。以此觀之人。決不可以不慎矣。一不慎。卽至此極。頓使上下易位。我與子從今日始。可不時時警惕乎。沙彌懷林記。

代深有告文時。深有遊方在外。龍潭湖芝佛院奉佛弟子。深有謹以是年月日。禮拜梁皇經懺。以祈赦過。宥愆。事念本院諸僧。雖居山林曠野。而將就度日。不免懶散。苟延心。雖不敢



以遂非性或偏護而祇悔夫出家脩行者必日乾而夕惕庶檀越脩供者俱履福而有功早夜思惟實成虛度縱此心凜凜不敢有犯而衆念紛紛能無罔知但一毫放過卽罪同丘山况萬端起滅便禍在旦夕乎深有等爲此率其徒若孫敬告慈嚴慈以憫衆生之愚願弃小過而不錄嚴以待後日之譴姑准自改而停威則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以前已蒙湔刷而從今二十一年十月以後不敢有違矣

禮誦藥師告文

慷慨激烈  
非貪生怖死  
入

予兩年來病苦甚多通計人生大數如我之年已  
是歿期既是歿期便與以歿乃爲正理如何不賜  
我歿反賜我病乎夫所以賜之病苦者謂其數未  
至歿尚欲留之在世故假病以苦之使之不得過  
于自在快活也若我則該歿之人壽至古稀一可  
歿也無益于世二可歿也凡人在世或有未了業  
緣如我則絕無可了三可歿也有此三可歿乃不  
卽我歿而更苦我病何也聞東方有藥師瑠璃光



王佛發大弘願，抹拔病苦衆生，使之疾病涅槃。卓  
吾和尚于是普告大衆，趁此一百二十日期，會諷  
經拜懺道場。就此十月十五日起，先諷藥師經一  
部，四十九卷，爲我祈求免病。想佛願弘深，決不虛  
妄也。夫以佛願力而我不求，是我罪也。求佛而佛  
不理，是不慈也。求佛而佛或未必知，是不聰也。非  
佛也。吾知其決無是事也。願大衆爲我誠心念誦，  
每月以朔望日念此經，共九朔望，念經九部。嗚呼，  
誦經至九部，不可謂不多矣。大衆之殷勤，不可謂

不虔矣。如是而不應焉，未之有也。但可死不可病，  
苦口丁寧，至三再三願佛聽之。

### 代常通病僧告文

龍湖僧常通爲因病瘡苦惱，禮拜水懺，祈佛慈悲，  
事重念常通自從出家，卽依三寶，叵耐兩年以來，  
痰瘤作祟，瘡疼久纏，醫藥徒施，歲月靡効，咸謂必  
有冤業，恐非肉眼能醫，倘求一時解除，須對法王，  
懺悔第顧微末，何緣上達於彼蒼，縱出至誠，未必  
降臨于下地，歷觀前劫，想不能如悟達師之戒律

陶會稽嘗言  
懺在心不在  
拜余曰吾輩  
以懺爲拜故  
只是拜佛家  
拜卽是懺所  
以拜懺



精勤重重十世以爲高僧俯念微軀又不如歌利王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而無嗔恨舉足下足罔非愆尤日增月增無可比喻因忍痛以追思或明知而故犯彼已往其奈之何恐將來當墮無間所賴衆弟兄等同心一意頓興灸艾分痛之真情因病生憐遂起借花獻佛之妄念以是吉日禮拜懺文仗諸佛爲證明一懺更不再懺對大衆而發誓此身卽非舊身若已滅臯而更生何異禽獸倘再悔罪而復懺甘受誅夷伏願大慈大悲曲加湔刷

大雄大力直爲洗除法水暗消瘡口自合此蓋佛菩薩憫念保持之恩與衆弟兄殷勤禮拜之致也

告土地文

自庚寅動工以來無日不動爾土無歲不勞爾神唯爾有神凡百有相遂使羣工竭力衆僧盡心以致佛殿告成塔屋亦就目今跌坐直上則西方阿彌陀佛一軀也金碧輝煌宛有大人貴相矣瞻仰而來者能無頓興念佛念法之心乎卓立在前則護法韋馱尊者威容也金甲耀光已手降魔寶杵



好句

矣專脩淨業者能無更堅不懈不退之志乎又况  
觀音勢至咸唱道於吾前更有文殊普賢同啟迪  
于吾後懸崖千丈友羅漢直抵上方少室無餘面  
達磨猶在東壁誰無緩急大士卽是救苦天尊孰  
識平生雲長尤是護法伽藍黑海有門唯法無門  
現普陀於眼底上天有路唯道無路覩靈山在目  
中十界同虛判念便分龍虎六牕寂靜一棒打殺  
猢猻從茲繼繼繩繩咸願師師濟濟務同一念莫  
有二心則卓吾之廬卽是極樂淨土龍湖上院徧

是華嚴道場矣此雖仗佛之賜實亦爾相之能故  
特塑爾之神使與司命竝列虔恭致齋不酒不肉  
殷勤設素匪葷匪腥唯茶果自陳只蔬飯以供名  
香必夔願與司命齊意好花用獻當聽韋馱指麾  
有惡則書見過速錄細微畢舉毋曰我供汝也而  
有阿私小大同登毋曰衆汝敬也而有偏黨幽明  
協贊人神同欽則爾土有力帝將加升長守此湖  
永相依附矣

此真之言得  
梓得休

二十分識



為才所使為  
胆所怯世間  
止有二項人  
振一個見識  
未到

有二十分見識便能成就得十分才蓋有此見識則雖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見識便能使發得十分膽蓋識見既大雖只有四五分膽亦成十分去矣是才與膽皆因識見而後充者也空有其才而無其膽則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膽而無其才則不過冥行妄作之人耳蓋才膽實由識而濟故天下唯識為難有其識則雖四五分才與膽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膽者有因膽而發才者又未可以一槩也然

則識也才也膽也非但學道為然舉凡出世處世治國治家以至於平治天下總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智即識仁即才勇即膽蜀之譙周以識勝者也姜伯約以膽勝而無識故事不成而身歿費禕以才勝而識次之故事亦未成而身歿此可以觀英傑作用之大畧矣三者俱全學道則有三教大聖人在經世則有呂尚管夷吾張子房在空山岑寂長夜無聲偶論及此亦一快也懷林在旁起而問曰和尚於此三者何



缺予謂我有五分膽三分才二十分識故處世僅  
僅得免於禍若在參禪學道之輩我有二十分膽  
十分才五分識不敢比於釋迦老子明矣若出詞  
爲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  
膽嗚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雖無可語者而林能  
以是爲問亦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因記往事

向在黃安峇吳少虞大頭巾曾戲予曰公可識林  
道乾否蓋道乾居閩廣之間故凡戲閩人者必曰

便奇

林道乾云予謂爾此言是罵我邪是贊我邪若說  
是贊則彼爲巨盜我爲清官我知爾這大頭巾決  
不會如此稱贊人矣若說是罵則予是何人敢望  
道乾之萬一乎夫道乾橫行海上三十餘年矣自  
浙江南直隸以及廣東福建數省近海之處皆號  
稱財賦之產人物輿區者連年遭其荼毒攻城陷  
邑殺戮官吏朝廷爲之肝食除正刑都總統諸文  
武大吏外其發遣囚繫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  
其幾也而林道乾固橫行自若也今幸聖明在



上刑罰得中、倭夷遠遁、民人安枕、然林道乾猶然無恙如故矣、稱王稱霸、衆願歸之、不肯背離、其才識過人、膽氣壓乎羣類、不言可知也、設使以林道乾當郡守二千石之任、則雖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決不敢肆設、以李卓老權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爲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數日而卽禽殺李卓老、不用損一兵費一矢爲也、又使卓老爲郡守時、正當林道乾橫行無當之日、國家能保卓老決能以計誅禽林道乾、以掃清海上數十年之逋寇乎、

此皆事之可見者、何可不自量也、嗟乎、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以爲襟念不起、便是真實大聖大賢人矣、其稍學奸詐者、又攬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爲能明哲、蓋因國家專用此等輩、故臨時無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輩、有才有膽、有識之者、而不錄、又從而彌縫、禁錮之、以爲必亂天下、則雖欲不作賊、其勢自不可耳、設國家能用之、爲郡守令尹、又何止足當勝兵三十萬、



人已邪又設用之爲虎臣武將則閫外之事可得專之朝廷自然無四顧之憂矣唯舉世顛倒故使豪傑抱不平之恨英雄懷罔措之戚直驅之使爲盜也予方以爲痛恨而大頭巾乃以爲戲予方以爲慚愧而大頭巾乃以爲譏天下何時太平乎故因論及才識膽遂復記憶前十餘年之語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謂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者也某曰如此則林道乾無識乎無識安能運才膽而決勝也夫古之有見識者世不我知時不我容故或隱

身於陶釣或混跡於屠沽不則深山曠野絕人逃世而已安肯以身試不測之淵也縱多能足以集事然驚怕亦不少矣吾謂當此時正好學出世法直與諸佛諸祖同遊戲也雖然彼亦直以是爲戲焉耳以彼識見視世間一切大頭巾人舉無足以當於懷者蓋逆料其必不能如我何也則謂之曰二十分識亦可也











110X  
136  
6